



洪深劇本創作集



1928

上海東南書局印行

45721

7234.6
3437

洪深

洪
深
劇
本
創
作
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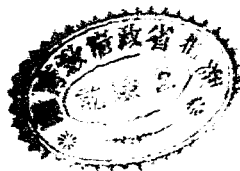
著
者

洪
深

上
海
東
南
書
店
出
版



1928



目 次

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（自序）

貧民慘劇（民國五年作）

趙閻王（民國十一年作）

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

洪深

戲劇所搬演的，都是人事。戲劇的數量，就是人生。同別的艺术（如圖畫音樂）相比較，戲劇更是明顯地充份地描寫人生的藝術了。但是人生是流動的，進步的，變遷的，而不是固定的，刻板的，靜止不移的。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與狀態，有特殊的思想人事與背景，所以除非作者偷懶，不會親自去閱歷人生，觀察人生，了解人生，直接的記錄人生，而祇是人云亦云，抄襲了，偷取了，摹仿了別人的作品；僅僅寫出有技術而無意義的戲劇而外；凡一切有價值的戲劇，都是富於時代性的。換言之，戲劇必是一個時代的結晶，為一個時代的情形環境所造成，是專對了這個時代而說話，也就是這個時代隱隱的一個小影。戲劇不能沒有時代性，因為人生先是不能不分時代的。

有時戲劇所搬演的，並非作者時代的人生，而爲已往的時代，或者未來的時代的人生。寫這類歷史劇或幻想劇，當然不能不求劇中所引用的習慣，風俗，行動，語調，思想，情感等等，與假定時代中所曉得所承認的情形相符合。當然不能不注意劇中時代的空氣，與刻畫劇中時代的背景。但是那作者所處時代的精神，仍然會不知不覺而很有力量地在作品中流露出來的。我們生在一個時代，不能不受那時代一切事物的刺激，不能不爲那時代生活狀態所拘束，不能不爲那時代的道德標準人生哲學所支配。我們人格本就是時代所造成，時代的影響，是非常偉大的。而且藝術不同科學，藝術都是主觀的發揮，藝術表現作者的人格。那時代精神，既然影響了作者的人格，必然也是影響他的作品。所以戲劇題目的性質，劇中人事的時代，雖然能給予戲劇一種特殊的空氣，而決不減少了劇本所包含（作者所處的）時代的精神。（如果作者生在二十世紀，而執意要做十八世紀的人，他的作品便充滿了十八世紀的精神。）最現成的例，有蕭伯納所著歷史劇『

聖約翰』。Saint Joan 他所搬演的，是十五世紀法國一個農女，改易男裝，領了法國的軍隊，反抗英人，後來戰敗受擒，被目爲人妖而焚死的一段故事。雖然歷史的事實，未曾改動；中古時代的空氣，亦無錯誤，而劇本的態度見解，斷斷不是二十世紀歐洲大戰以前的人所能有。「聖約翰」雖是描寫十五世紀的歷史劇，但並不屬於約翰貞德的時代，而明顯是屬於蕭伯訥時代的戲劇了。

(三)

在那一個時代，一定有那一類作品，這是無可避免的。希臘伊士奇與索福克等悲劇，十之九言神怪，在現今科學昌明的時代，豈不使讀的人嘴都笑歪了麼！但是希臘的宗教，本是崇拜天地間一切自然的現象，偉大的能力的。（他們有日月風雨戰獵之神）又因他們的迷信，並不是無意識的求福，愚昧的恐怖，而實有十分景仰英雄的觀念。他們的神道，並不是醜惡可駭，而是和善的，偉大的，尊嚴的。所以在希臘的悲劇裏，神道都喜歡管人世的閑事。加入人生，共同活動。

那人生有神道的加入，就有一種人類幾乎不能抵抗的勢力。而人類偏要進取，偏要反抗，偏要與預定的命運奮鬥。結果愈是失敗，愈見得人類的偉大。這就是古時希臘的時代，造成希臘的悲劇了。易卜生爲什麼不寫希臘式的悲劇呢？爲什麼他的戲劇題目，是社會內容的黑暗，惡性遺傳的慘酷，家庭內的不諒解，人類所受虛僞，自私，固執成見的痛苦？爲什麼他極端主張個人主義？爲什麼他的作品裏，充滿了革命的精神，而同時又有無限深沈的悲哀？這是因爲易卜生生於一千八百二十八年，親自看見法國的大革命；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世界人類對於自由平等的奮爭。他深切的覺得那威的社會，太小氣了，太虛僞偏窄迂闊無勇了。他很不滿意於他的祖國；（有許多理由，尤其是一千八百六十四年，丹德之戰，那威談避義務，不肯出兵援助丹麥）。從三十六歲以後，漂流在外的時候居多。（意大利德意志，隨處住五六年，而不久居）。他的大部分社會劇，是在外國寫成的。這可見易卜生的時代，造成易卜生的劇了。總而言之，處了伊士奇，索福克的時

代，不能不言神怪；處了易卜生的時代，不會不寫社會問題；可憐伊士奇索福克易卜生都是爲時代所驅使罷了。但是他們却無須乎覺得抱歉和慚愧的。

(四)

戲劇的過時：就是說讀者時代的人生，與作者時代的人生，不復是一樣。從前對於一個時代的說話，現在已經不適用了。這完全是從觀衆方面立論，於戲劇原來的用意價值，是沒有關係的。作品有沒有價值，先須問作品能不能表現作者時代的精神。如果是作者所處時代人生的一種記錄觀察解釋，必定對於這個時代有過相當的貢獻用途利益的。就是後來時代的讀者，也可以從作品裏，明瞭了作者的時代，而增加了人生的閱歷與智慧了。凡是一個時代的戲劇，而不妨移到別個時代去的，無非是遠離了人生的戲劇。非但沒有價值，而且事實上簡直是做不到的。易卜生在千八百七十九年寫了「傀儡家庭」。其後三十年間，歐美的道德觀念，社會組織，受了多大的影響。人生（與藝術），得有多大的進步。在現代劇裏，

可算得最有價值之一了。然而目今社會上一部份人，已經廢除了婚姻儀式；離異與結婚，隨願從便；無所謂法律的拘束，社會的制裁。他們如果再聽見易卜生在劇本裏，嘮嘮叨叨說什麼精神的結合，纔可算美滿的婚姻。什麼妻子在家庭內，也應有相當的責任。似乎主張婚姻同戀愛是一樣的神聖。不免要覺得是麻煩，是無聊。太重視婚姻，思想落伍了，公認為有價值的「傀儡家庭」，何嘗不是富於時代性。何嘗不祇是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。所以一部劇本，愈是有價值，（即愈是對了一個時代說話，而有偉大感動的能力），必愈是充滿了作者所處時代的精神。（即所受人生的影響愈為深刻）。而愈是充滿了時代的精神，愈容易過時，這是當然的事實了。

（五）

戲劇既然與時代——即與人生——有如此密切的關係，而人生又無時無刻不在流動進步變遷之中；所以「某某戲劇有永久的價值」，這句話是不能成立的。或

人說，人生也有一部份，比較的少改移，比較的有永久性。就是人類根本的慾望與情感。我們閱讀古代如希臘或英依利薩伯后時的戲劇，也時常忽略了時代，不十分注意那時代的事物與背景，但很熱烈的爲那劇中所描寫的人類慾望與情感所激動。如果在寫劇的時候，放棄了那屬於一個時代容易變遷的事物，而努力於發揮人類不大改換的情感，（如戀愛憤恨犧牲報復嫉妒貪得勇敢忠誠之類）豈不就可寫成有永久價值的戲劇了。但這是事實上做不到的。第一，我們並不能忽略了時代，而仍能真切了解那時代的戲劇。我們看了希臘劇裏多言神怪，倘或不曉得那時代的宗教，就要目爲無意義了。我們看了依利薩伯時的戲裏，女扮男裝的非常之多，在劇中從不露出破綻，倘或不曉得那時代沒有女伶，所有女角本由童子扮演的，就要目爲不可信了。我們看了英國復朝時代戲劇的淫穢，便亟須解釋，那時朝野竭力摹仿法國，風氣使然，不以爲非的。我們看了九更天滾釘板的殘酷，便亟須聲明，當時或者有這種制度，以防止虛偽的告許的。否則我們不免要懷

疑誤會了。第二。人類的慾望與情感，未始沒有增減與改變。從前所謂將士之勇，是衝鋒陷陣，身先士卒。現在所謂將士之勇，是退居火線之後，從容調度，遇變不驚。從前承認自殺是人格清白的表示。現在譏爲沒有胆量應付環境，一死是最省事的方法以避免責任。從前丈夫死了，妻子空門守節，視作無上光榮。現在徒覺其無聊。卽如男女戀愛，可算得是萬古不移的了，然而才子佳人式的戀愛，與互助合作的戀愛，性質全異。試看現時代所竭力制止的慾念，不復容許的情感，如一夫多妻，一女多夫，殺父蒸母，殉葬殉神，生女溺斃，以金錢購身體，以金錢購貞操，殘酷的報復行爲。（如車裂支解腰殺炮烙）在人類的歷史裏，至少有一個時代，在一個地方，視爲正當平常當然公平的事，人類所渴欲爲之的。所以慾望與情感的引起，一個時代與別個時代不同。慾望與情感的發展，也是一個時代，與別個時代不同。如果戲劇的描寫，對於一個時代（任何時代）的背景，沒有多大關係，必致所記錄的慾念與情感，欠於真實；且興趣減少，意義空泛，

反而不如有時代性戲劇能動人了。（完全脫離時代背景的戲劇，是沒有的。即抽象如“Everyman”仍一望可知有中古時代宗教的背景）。

（十六）

現在的時代，變遷得迅速極了。有人說，一百年的人生，在十年中就匆匆過去了。記得十三年以前，一個狠冷的冬天早晨，我獨自一個坐在課堂裏，寫「貧民慘劇」的一節對話：

「爹！世界上都是一樣的人，爲什麼有的坐洋車？有的拉洋車？」

那時候恐怕列寧還在瑞士某城一個斗室內，替他所辦的報紙埋頭做稿子。如今俄國的政治，世界的局面，都已大改變了。我在戲裏幼稚地提出而不會回答的問題，幸得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，我們也有了希望了。記得六年以前的春天，在第一次奉直戰爭後，我特爲上北方去，想收拾一點戲劇的材料。在火車裏聽得兵士談說，吳佩孚戰勝的軍隊，將長辛店陣線上，受有微傷而不礙性命的奉軍，

多數活埋了。因為奉軍身邊，都有幾十塊錢，吳軍狼窮，不活埋，不能奪取奉軍的錢。我當時聽了，情感上起了極大的衝動，好幾天不能自然。後來慢慢的聯想到北方軍閥和兵士一切的罪惡。慢慢的對於受虐害的民衆發生無量的同情。慢慢的對那作惡的兵士。也會發生同情了。但我祇是一個從事戲劇的人，別無能力。所以祇得費了幾個月的工夫，在那年冬間，完成了「趙閻王」這部劇本。如今已有實行的政治家，起兵將北方的軍閥打倒了。欣喜得像那劇本內所描寫的事實，以後再也不會發生了。這兩部劇本都是有時代性的。我現在全照舊時所作，一些不加修改，刊登出來。爲要忠實的保存著時代對於我所生的影響，以及我能力所夠得到，提取著的時代背景與精神。還有一點，可以無須乎多聲明的，就是「貧民慘劇」與「趙閻王」，都是我閱歷人生，觀察人生，受了人生的刺激，直接從人生裏滾出來的。不是趨時的作品。（做文字同穿衣裳，一樣會求時髦）。如果我是求時髦，「貧民慘劇」就不應在民國五年寫，「趙閻王」不應在民國十一年

寫，都應在民國十五六年寫了。我敬謹的將這兩個有時代性的劇本，貢獻在讀者諸君之前。同時在序文裏，說明我對於戲劇時代性的見解。狼惶恐的希望着讀者給予我相當的諒解與同情。

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上海

貧
民
慘
劇
五
幕

貧民慘劇

『貧民慘劇』民國五年正月間編，其時清華學生，初辦成府貧民小學，擬演劇募捐，囑記者編一脚本。記者在清華數年，最喜與京西城外一帶居民閒談，此中人生活，知之詳悉，直如身歷其境。即如西郊載客之驢，每日自西直門至萬壽山奔走五六次外，晚間尚須磨一二斗之麥，居民生計之艱，勞力之苦，於此可見。某次偶勸驢童讀書，答曰：『先生們讀了書，將來做官發財，我們要讀書，一家子都得餓死了！』所謂平民生計教育問題，經此一語道盡矣，夫以數千年文明禮教之中國，而平民困苦，至於斯極，可悲者一。無告之民，自知無告，遂抱得過且過之心，絕無向上進取之志，聽其自生，聽其吃苦，聽其流離，聽其消滅，一切盡歸之天命，可悲者二。其智足以及遠，才足以有爲者，亦因中國人民過衆，幅員太廣，歎爭難爲而不易見功，遂亦不爲，可悲者三。此劇情節，雖非實事，但亦理所必